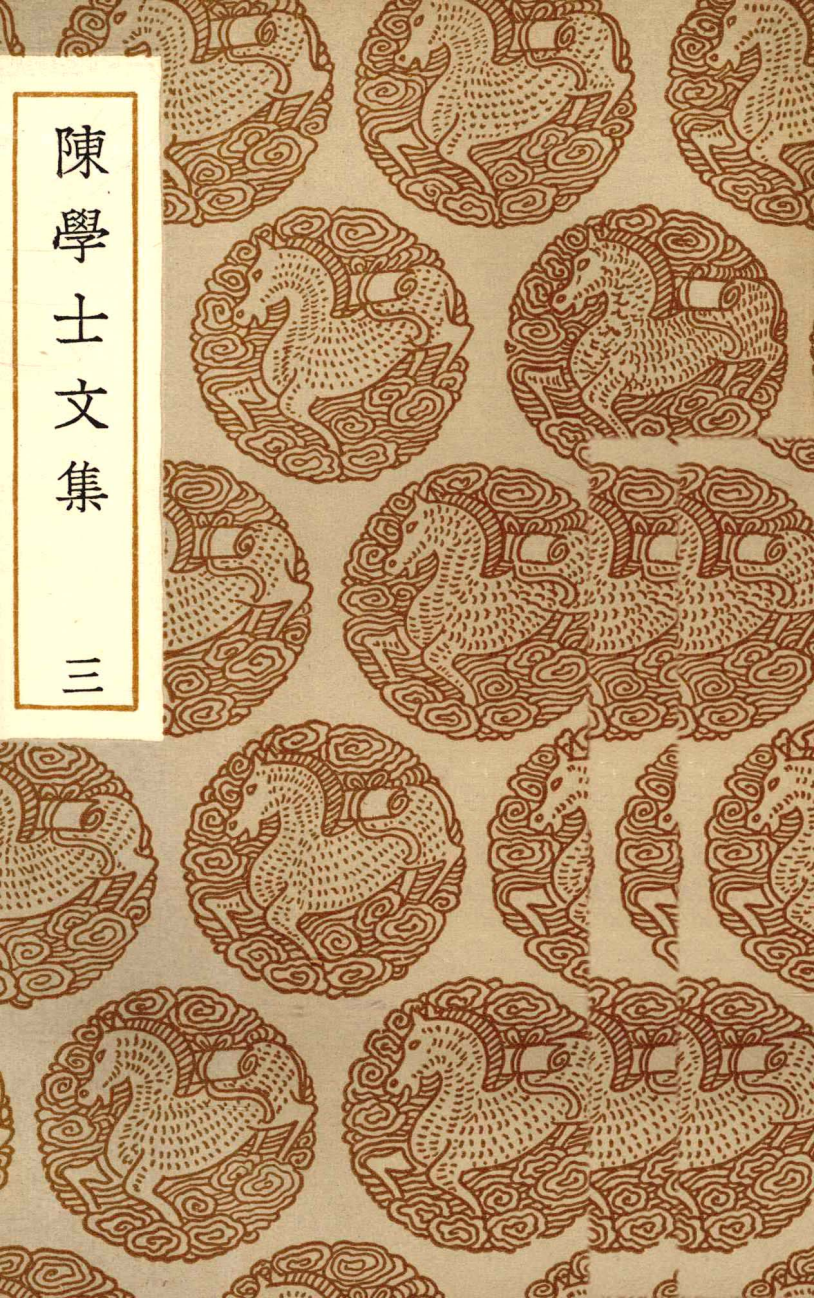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學士文集
三



陳學士文集

(三)

陳儀著

陳學士文集卷六

壽序二

查慕園七十壽序

司馬子長著史記。游俠貨殖。皆爲之立傳。論者以爲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是固然矣。然予嘗尙論其人。如朱家少爲信陵君客。當楚漢之爭。賣繒屠狗者。皆取封侯。而家獨超然無所預。旣談笑而脫季布將軍之厄。終身不見也。雖魯仲連何以加焉。郭解雖時扞當世之文罔。然天下知與不知。皆慕其聲。若使之效功於世。豈遽出絳灌下哉。貨殖首范蠡少伯。彼以報吳霸越之餘策。用之於家。三致千金。再散於貧交疏昆弟。人稱朱公。不知其爲蠡也。使蠡不遭勾踐。將不與猗頓卓孔同稱富人已耶。夫朝廷之秩祿爵邑。不足以盡籠天下之豪俊久矣。其人旣不能槁項黃馘。老於布褐。其勢不入游俠。必歸貨殖。論者不察。概與豪強聚斂之徒擯之。使湮滅而不見。固子長之所深悲也。雖微發憤。能不爲之表著哉。予平生持此意。以相當世之士。略其驪黃。采其神駿。凡齷齪小謹。與世浮沈。而取榮名者。概置弗顧。而瓊偉磊落非常之材。爲名位所遺者。往往狎而遇之。於津門得吾亡友鄭伯倪。已因伯倪而得查君慕園。皆一時奇俠士也。伯倪簡隋有遠韻。意少可。遠勢力如仇。友必求勝已。遇庸鄙人。輒玩弄之。以此不諧於俗。獨稱慕園若不容口。慕園胸存鑒別。而外勤撫納。雖下已什伯者。皆有以慰其意而得其隱。故人人爲之用。然或以詐力相陵轢。

必折其角距而後已。故慕園每規伯倪之隘。而伯倪亦病慕園之自喜而僇於任也。兩人者膏質於予。予以謂伯倪識微。慕園見大。先幾億中。什不失一。伯倪有焉。而斷不勝其謀。闕略細近。規畫高遠。慕園有焉。而謀不勝其斷。兩人出爲世用。俱可以建功名如古人。然伯倪過於惜己。可伸而不可絀。一挫則神辱志沮。慮難復振。慕園邁往之氣。強毅之力。百折而不撓。終當有以成其志。故伯倪可使之從容帷幄。折衝樽俎。而不可以冒難衝堅。慕園則可以馭大衆。履至難。利害逼而色不變。困辱加而神不懾。尤爲難耳。兩人皆以爲知言。故往往樂從予游。相與極論古人成敗之所以然。及當世之務。爭出其意見。相爲往復。至酒闌燈灺而未已。當是時。年俱壯盛。意氣充然。皆期於有所樹立。詎知外物不可必。兩人先後攫世患。伯倪一挫而病。因以不起。慕園崎嶇百端。雖免於難。而不爲世用。無所發其奇。遂託於逐時居積。以鹽筴終老。爲可深惜也。然太史公有言。布衣匹夫之人。不害於政。不妨百姓。取與以時。而息財富。智者有采焉。其於居尊位。食厚祿。而無尺寸之效。徒害政妨民。以肥其家者。賢不肖何如哉。且夫鰲政固國家之大計也。世廟初載。允釐庶政。加意鹽法。委任才賢。以長蘆爲畿輔首區。尤重其選。故前後蒞是任者。至則問疾苦。議興除。十餘年來。賦充商裕。民竈安堵。可謂極一時之盛。而籌畫厝置。率出慕園計策。如裁南場以歸州縣。防瀕河八縣以固藩籬。尤其效之著者也。以故節使都運。皆加賓禮。而慕園益退遜自韜晦。趫然有遠引之志。然當事固益留之。用資延訪。且一切盤錯糾紛。猝不可治者。悉以委焉。慕園辭不獲。則心經口畫。指授僮客。不數月而棼絲就理。全牛游刃矣。當事愈益奇之。而慕園蕭然若無所事。方杖履逍遙。時詣園林。

治花木與四方賓客飲酒爲樂。此非其才氣餘於事外。故身心閒於事內之明驗歟。是亦爲政。何必居其位而尸其名也。今慕園年七十矣。恭遇朝廷覃錫類之恩。受子貤封。綸誥之頒。適與眉壽之期會。親懿朋好。謀爲躋堂之祝者。以知慕園之深。莫予若也。徵予言以爲之序。予旣惜慕園之才。不克用於國。而獨用之家。又嘉諸大夫之能采聽其所言。施於有政。而因以自信。平昔之論慕園者。於斯而畢驗也。特恐世之徇迹者。不察本末。猥以少伯之奇。與孔卓比類而同觀。故推明子長敍傳之義。爲之表著焉。若乃祝嘏導諛之辭。非予所能爲。亦非所以施諸知己也。故弗道。

李封君七十壽序

汲郡李先生儼若可謂聞道者也。先生之言曰。以約鮮失。寡過未能。此兩言者。吾終身誦之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一而心如結。如結者。約之謂歟。約則寡過。如結故未能。彼自謂無過者。心之散其結也久矣。心不約則儀不一。其失可勝旣乎。是故約其言。言無逝矣。約其行。行無悔矣。約其身。則待於世者寡。約其心。則役於形者絕矣。謹獨以居。抱一以游。故春秋日高。而有嬰孺子色。先生可謂聞道者也。蓋吾甥銳顛之述如此。銳顛負人倫之鑒。月旦滄瀛之間。非漫可否人者。其言信而可徵也。銳顛又曰。先生有賢子某。舉茂才異等。貢入成均。曄嘗訪司成於太學。遇之。相與敍宗從爲弟昆。作家人語。故得聞先生之概。而某之爲人。外和中堅。治博而居要。確乎能率其家法者也。司成以爲才。上之天子。天子以爲能。試之民社。今已補授順天之房山令。上有日矣。試觀其所厝注。必卓犖而不與俗同也。予聞而馳之。夫中堅而外和者。守有裕。

也。居要而治博者，爲有餘也。國家重成均之選，聚天下之材而教養之，特簡名行大臣爲之師，肆以經義治事之法，拔其尤而材之位，制已詳且備矣。聖天子猶慨然於古學之未復，欲進多士於躬行君子之途，俾天下收得人之效，特頒明詔，揭爲己之要，嚴義利之辨，所以期待之者，亦已厚矣。竊以爲爲己之要，不外於誠，一誠立而道之五德之三經之九無不具舉，非是則皆虛器耳。故今之人，不患才之不足，今之政，不患法之不良，可患者，誠不立於中，則才爲逢世之資，法皆飾治之具。此聖明之所深憂也。使成均之士，盡如李君之爲人，而李君之爲人，信如銳顛之所言，豈不誠有德有造，足以副天子明詔，成作人之雅化，增四門之穆穆哉？吾將以李君之爲政，驗銳顛之言，因以徵儼若先生家法。故凡有客自房山來者，必詢令君治狀，人各有述焉。而惟雲根李子之言，則本末具見。其言曰：君慈和愛人，長者也，而風力隱然，不可以勢奪而私干之。蒞任未幾，有王府莊頭訟民而奪其所典之田者，君折之曰：小民何知王府？所與交易者莊頭耳。舊者取值以去，而新者來奪之田，窮民堪兩失乎？且若輩賈人爲幻，令安能識之？已而王官來，騎從赫奕，口銜教令曰：地易主，故莊易人，其趨以田畀來者。君執前斷如故，迨部督之檄，交敦並下，不得已然後聽。然而禾之長於畝者，已登於場矣。房人以是德君。又曰：君之政務爲簡靜，與民休息，催科徵欠，不以屬吏胥。令里人自爲期會，故田間絕吏迹。里門無夜呼，而輸將亦無敢後者。訟人至廷，不加以聲色，兩造各得盡其情辭。君罄心平氣以聽之，待其折服，而後爲之判決。故勝者無倖心，負者亦無後言也。君又愛士而崇師，將大興絃誦於茲邑。雖設施未究，其意固已遠矣。予聞之欣然慰，不禁慨然而歎曰：有是

哉。銳顛之知言也。所謂卓犖而不與俗同者。不亦信乎。今之吏治。惟錢穀刑名之是亟耳。然催科愈工。而民不勝其擾。聽斷自喜。而民莫控其冤。於是論治之家。目筐篚刀筆爲俗吏。然寧能不治刑名錢穀哉。但如李君之所爲。行撫字於催科。息忿爭於總斷。其爲賜於民。亦已足矣。乃知誠於愛人者。慈和惻怛。根於心。隨其所施。無往而非是者。苟爲不誠。雖日討周官之法度。而講習之。徒事紛紜。於民何補哉。若李君者。眞足副明詔。維君子使矣。而儼若先生之脩身而爲法於家。以成其子之賢者。不已於此可想見矣乎。歲十二月某日。先生七十初度也。學博賈君。暨房邑諸紳士。將謀爲躋堂之祝。介雲根而問言於予。予非能爲頌禱之文者。而先生守約寡過。每欲然自以爲未能。將惟諛詞之惡聞。且身無待於世。而心不役於形。寧靜誠一。則壽考維祺。固其所自有。又何待於予言。然予有不能已於言者。以夙昔嚮慕之深。又嘉令似之克紹家法。而措之政事。有古循吏之風。皆不可不書而志也。故卽先後所聞而論次之。以應房人。或亦房人之所欲言者乎。

鄭伯倪壽序

予交伯倪。近十年矣。初見時。面目落落。寒暄讒數語。輒不復言。神情似不對人者。予竊訝之。往來稍淡。嘗共杯酒。座上笑語。譔然。伯倪危坐直視。無所酬接。偶冷綴片言。則理致微約。味之彌旨。予頓爾披襟。遂忘其相詣之勤也。或言伯倪深。不易與。雖一言笑俱有意。予竊以爲不然。蓋其爲人。通脫簡要。言未嘗欺人。行未嘗欺己。賤形貴意。少語多默。其天性耳。故其矜也似倨。其諧也似無情。而予獨深知之。

且以予之褊急疎狂。其擯於世久矣。而予亦深疾夫世之匿情而託於誠也。飾態而忘其故也。啗人於前而挾人於既也。是故不斬畜乎樊中。而欲逃之冥冥。長此寂寂也。獨見伯倪。則向之意也消。伯倪豈今之人哉。夫津門形勢之區也。曩之遊者。蹇裳濡足。墮名落節而去者。不知凡幾。雖今之通顯者。嘗不免焉。而予以剪劣困敝之餘。託迹於茲者久矣。猶不失硜硜之守。爲鄉黨自好之人。則伯倪有以成之也。伯倪沈敏有大略。予不具言。言其知予。與予所以知之者。爲伯倪壽。而綴之以誦。誦曰。鶴翎不可剪。以君爲雲羅。龍性不可馴。以君爲滄波。天雲日以高。海波日以深。寸鱗與寸羽。安知龍鶴心。

柯猗猷壽序代冀耐庵同年

同年陳君子翽。嘗以女式四卷。屬以爲之序。予以爲二南之遺教。小學之權輿也。有采蘋之季女。而後有素絲之大夫。有葛覃之夫人。而後有麟趾之公子。此集可謂知本矣。子翽曰。此柯君猗猷之所作也。毋寧言之。維允蹈之。門以內棣棣如。嚴祭與賓。僮僮如。秩秩如也。予聞而心慕之。今所號爲賢公卿者。有此潔身修家。可以施於國矣。而君位不過千夫長。佐遊擊將軍。軍韡袴。握刀請令從事而已。持此將安施。子翽曰。不然。官之以所部爲漁也。無文武小大一也。好名畏罪。苟知自愛者。人孰無心。而妻子之計。撓而敗之。夫疏水不厭於閭中。則苞苴不絕於門外。往往然矣。今柯君偕其妻子。而一出於真約清素。攝蔬而飯。拾葉而炊。雖晨爨不興。亦蕭然不以屑意。此其自損以無所漁於下。其下樂之。其上安之。故言信而令行。無譁於伍。無呼於市。堦有望。夜有警。部下數百人。猶臂指也。於是民不知兵。而隱然有兵之衛。其所施不亦

多乎。予曰：然則古名將之事也。柯君何如人而能若是。子翹曰：吾未見其人也。獨嘗見其詩。吾兄子雲侶與之游。倡和無虛日。吾邑之能詩者。招邀嘯詠。分題聯韻。清思勝句。泉引風興。雖敏者不能應也。風流意氣。髣髴晉宋間人。然而勤乎事。勞乎人。無鄙夷一切之意。君善射。嘗隸津鎮麾下。與諸牙校射。冠其曹。帥喜。將命之官。君辭曰：某實教我射。其技良於我。豈敢以一日之幸勝而掩其上哉。願以官讓之。帥嘉其意。官某君居年餘。乃補今職。蓋雲侶之言如此。余以爲文武之道。猶陰陽之不可相離也。今上欲合天下之人才。使出於一。故互試而參用之。然蹶張之材。章句之業。兼於一身。非其選也。如柯君者。潔於身而修於家。性乎風雅而心乎恬讓。乃可以當聖天子之旁求而無媿矣。庚子正月二十日。君年登五十。邑之大夫士羣爲之壽。而介子翹以徵予言。予卽以所聞於子翹者。綴次其語。書以貽之。所以著其誠也。

李據公六十壽序代王荪遠少司農

溯津水而上。可六十里。有澤而村者。曰范壘口。其人數百家。皆李氏。衡宇修潔。環以清流。蔭以喬木。蔬畦果圃間。港汊縱橫。平橋曲接。芰荷周映。皆蕭然具畫意。蓋李氏之先。多隱君子。樂志幽居。寄其趣於詩藝。耕釣之間。其所設施如此。故畿東言故家推李氏。李氏多賢子孫。而予友據公爲最著。據公少通敏好學。綜貫諸史。廓然有濟時之志。性喜交游。往往致千里客。客至如歸。淹留輒旬日。然不通輕俠。所慕義皆長者。相與爲然諾。久要終身。不相背負。以此據公之名聞畿輔。予與之遊。垂四十年。蓋未嘗不始終如一日也。憶余爲中舍時。見之於令兄子佩坐上。意氣偉然。抵掌談天下事。具有本末。苟以此時遇知當世。效能

樹功不難力致通顯。卽交遊中亦共相期待。以爲李氏之後世宜大。而據公意氣足爲一時之傑。厚蓄而暢發之。其在斯人與。又烏知其命與才達。幾通忽窒。且幽居以老也。歲在己亥。據公年登六十。同鄉士大夫將以孟陬十有七日。覽揆之辰。相率爲壽。而徵予言以介之。予嘗歷覽天人之際。見夫徵召之理。若桴鼓然。富貴顯庸。必其人足以自致。不則必其前人之所未足。而償之於其子孫。據公之先世。積百餘年。隱德茂矣。據公紹休令緒。積學發聞。執信慕義。足以自致者審矣。而迄無以竟其施。亦獨何哉。論者每用以爲造物之憾。而據公怡然安之。課耕織。蒔花竹。釀秫爲酒。臨溪而漁。賓至則投轄劇飲。顛倒而不厭。閒時坐大樹下。手一編哦不輟。有子四人。俱以秀茂聞庠序。孫九人。濯濯有令姿。每宵永月明。聽洛誦聲。則悠然忘漏之盡也。以故年周甲子。而色充腴。頭鬚如四十許人。然則造物之所以待君者可知矣。富貴顯庸。不於其身。必於其子孫。而名位之所未酬者。償之以壽考。自茲以往。耄耋期頤。坐觀其子若孫。扶搖青雲。垂光虹霓。家稱萬石。門容列駟。而君方優游邱壑間。飲難老之酒。枝靈壽之杖。發高酣之謠。其視十年令僕。所得孰多也。君聞予言。必欣然浮一大白矣。

朱從如七十壽序

上之政教。卿大夫與天子分治焉。下之風俗。天子與匹夫之爲善者合治焉。人有善從而賞之。而衆以勸。人有不善從而罰之。而衆以懲。此政教之所及。而天子卿大夫之權可得而行者也。乃若賞罰之所不能加。而勸懲之所不能及者。善不近名。惡不近刑。雖天子之尊。卿大夫之嚴。亦將如之何矣。今有人棄其兄

弟之孤而慈子嗜利有司挾三尺而議其後者誰耶。後其親而私其妻子者比比皆是也。然而匹夫之賢修於家而型於里爲不善者。恍然懼聞其名。泚然恥見其面。一言之予奪受之者不啻官於朝而撻於市也。此其所以陰消斯民鄙薄之心而激發鼓舞以佑政教之不逮。蓋與卿大夫之賢者等。苟有其人則宜尊而禮之。深嘉樂道藉以風厲天下。故予往往博而求之。或有得於聞見之眞者。則稱之不容口。今年三月友人鄭君履菴以書來述其親丈朱公之賢。其略曰。公有兄而早沒。遺其嫠與孤。家貲給生不舒愉。而所以事嫂者奉養備。衣服食飲損其諸子以與姪。妻不敢與嫂齒。子不敢與姪齒。終率初公少有天穎。嗜學能文詞。酒坐葉言。翩然自喜。旣傾身以奉孤寡。遂棄學治生。自貶損刻厲。用能康其家。授遺孤室。使有分業。埒於己子。鄉黨以此賢之。言孝弟者推朱公。公退然不居也。今年已七十。貌恂恂焉。言若不能出諸口。然杖履所及。見者起敬。諸輕俠少年聞其來。多斂迹避之。子三人俱有所立。公不復關家人事。神明不衰。益恭以有禮。今津門士大夫謀於公之生辰。四月某日。羣登堂稱觥爲壽。亦古者尊賢敬老之遺意也。敢邀貺於一言可乎。予復之曰。足下素介。慎許可。今言若此。則朱公之賢信矣。予雖未見其爲人。不可謂聞之不眞矣。方將深嘉而樂道之。敢靳言焉。且夫津門固畿南一都會也。其俗重利而輕貧。好彫而賤樸。人各飾其宮室與馬衣服玩好。羣爭而萃逐。人心易蕩以惑。故朝廷慎擇長吏。蒞是邦者必極一時之選。勤教化厲法禁。庶幾革其輕華。復於敦厚。而賞罰之所不及者。必有篤行之士。修於家而型於里。激發鼓舞。陰消其鄙薄之心。而油然知孝弟忠信之爲美。然後可幾而理也。然則朱公之見推於一鄉。與鄉人之

推朱公而欲爲之壽。皆風俗復古之大機也。吾願朱公壽考維祺。毫而不倦。長爲鄉人子弟師法。而尊優逸樂。使鄉人企而羨之。曰。孰若朱公。不棄其兄之孤。不後其親而私其妻子。今所獲於天若是。善何負於人哉。是則朱公之年愈老。而裨於風俗政教者愈無窮也。

王子宣六十壽序代

陳子翽庶常。作王氏別墅記。其所指次。不過土垣茨屋。雜樹叢竹。基枕大河。門臨曠野而已。非有清華名勝之觀。而深自矜詡。謂津人士望之。猶方丈圓嶠。得一卽以爲靈境。而華門獨樹。若施行馬。遂遂不敢入。今已身到蓬壺。猶時時夢至其處。曰。村塾之適。雖令僕不易也。異哉所言。已而聞諸客之津遊者。皆賢王君之爲主。蓋子翽好奇負氣。多所不可。王君獨重之。或謂王宜易師。師之文怪駭不入時。且性取適己。不近人情。難客。慮防進取而交不終。王君愈益親之。一切順適其意。無所愛居之別墅。召他人才子弟。師所可者。肆而食之。師所愛客來。治具留連彌日。其所不願見。卽預誡童僕。閉拒不令前。雖周親不敢闕其戶。其尊下之若此。宜乎子翽之雖去而不能忘也。昔少陵居蜀。嚴鄭公爲築草堂。浣花溪水。映照千古。王君何人斯。趣尙如此。賓主之間。擢趨乎去人遠矣。子翽之稱君者曰。性篤孝。早孤。傾身奉母。及兩兄。負米間關。終不言瘁。家羸而母不逮養。節歲甘鮮之薦。輒流涕竟日。事兩兄彌謹。泊沒而婚嫁其子女。營其田廬。累蕩而累復之。終無倦色。予嘗讀南史孝義諸君子。如劉瑜。徐耕。劉渢等。竊嘆以爲乘理闇至。匪由問學。而風徽相感。義發因心。可謂盛矣。今聖人御世。風化醕美。篤行之士。必應倍古。而事隱閭閻。無聞視聽。採

風者旌勸蓋闕焉。以子翹所言。王君之行。庶幾哉。希迹曩哲矣。子翹又言。君沈敏有幹略。真率不自矜飾。而臨事毅然。雖患難猝至。意氣自若。嘗脫人於阨。而自蹈危機。卒以俱濟。因公正發憤。忤彊禦而折其衝。拯救寡弱。唯力所任。恂恂鄉曲中。存問殆無虛日。漢人好稱長者。君其似之。若效能當世。必將以厚重彊力自見。惜其將老也已。予惟盛世之才。非一途可盡。中林中達。蔚然雲興。公侯以爲上選。如王君者。孝友修於家庭。而任卹行乎鄉鄰。好賢厲縉衣之節。蒙難履介石之貞。雖名位未升。而本末有具。豈非沐皇風而植根。陶大冶而成器者哉。乃知薪樵之外。域樸猶多。唐虞之際。於斯爲盛。非虛言也。君年一甲子。三十有七日。實其所生。津人士欲壽之以言。而子翹爲之請。予素不識王君。覽別墅記。慨然想見其人。卽次其所聞者以爲之序。

王于宣壽序

代范太常

王君子宣者。念庵舍人之族也。予與舍人爲姻。故稔知君之爲人也。君世家新城。爲著姓。當明之季。有某公者。俠而雄於貲。名震三輔。客往往千里歸之。則君之大父也。君少而孤。與兩兄奉養寡母。家旣以兵毀。則棄儒行賈。歲時來歸。解橐母太君前。顧兩兄取辦家事。未嘗以一錢私妻子也。其與人交。不輕爲然諾。苟意氣相許。卽千金不難立擲。雖患難有所不避也。客游天津。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而有無緩急。嘗與窮交共。每歲之除。燒燈置酒。呼故人酌以巨觥。問所苦。開囊篋出餘貲。恣其取攜。立盡。意洒如也。津人愛而重之。因徙家焉。爲兩兄治生業。故鄉縷覩無不具。共燠分甘。無異太君在時。子其子。女其女。衣食而婚嫁。

之蓋始終如一日也。又與宗人約。有貧不克婚。沒無以葬者。以告。告者歲率以十數。君不以爲頻也。方君家中落時。有乘其急而抑直以取其產者。至是貧不能有。而求歸之君。厚爲償而不與校。至生平所嘗受施。若一飯以上。必報以十倍。雖無厭之請。亦必有以塞其意。而曩時故舊。及其子弟。苟可與共事。無不引而致之。卽不可。猶時時振其困乏。不恕置也。嘗出親黨之沒於旗者二。結於戍者一。遇其人。無德色。若以爲分固然也。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而允蹈之者何事。食其施者何人。如君之篤行。與書所傳古人事。其亦有負焉否也。然君嘗以未得卒業於書爲恨。有子早慧而厲之學。爲塾於津南之別業。哀親若友之才子弟。饔飧而切摩之。念庵之仲子。壻於予者與焉。每言君之子。愿而有文。終能成乃公志也。念庵於君。爲叔父行。遠宦於滇。而以子屬君。君故爲之謀其家而就其業也。卽滇之行。踔萬里。迫王程。而服裝輿馬。猝辦於旬日之間。沛然就道者。皆君之力也。念庵之舊在輦下者。聞其事而高其義。爭欲識君。君故自匿不肯見。雖於予亦然。然予已想見其爲人也。君之齒方強仕。有宦階。倘肯出而爲世用。必以功名顯。行相見於殿陛。卽不然。其子一旦取科第。陟清華。君將以貤封周旋公卿間。吾恐韜光之志不果也。歲在甲午三月。望後二日。爲君覽揆之辰。三津之愛君而欲壽之者。介予壻而問言於予。予旣稔知君。而又以未獲一見爲憾。因次所聞以達於君。旣以厭津人之意。又使君知予之知之也。若君之篤行。足以自壽。則不待予言以爲頌禱也。

昔鄭莊以任俠自喜。每休沐。置驛馬長安諸郊。存諸故人。請謝賓客。夜以繼日。常恐不徧。脫張羽於屣。聲聞梁楚之間。迹其行事。大類朱家。而太史公不列之游俠。獨與汲長孺同傳。何也。豈以其爲大吏哉。傳言莊慕長者。如恐不見。客至。無貴賤。無留門者。又廉。不治其產業。仰奉賜以給。諸公好推轂天下士。聞人之善。進之上。惟恐後。夫內行脩潔。而慕義誠篤。有士君子風。所異於閭巷之俠者以此。予同鄉關君。素以俠聞。居京師。上自王公。下及褐素。無不請謝存問。尤厚於枌榆。蓋君自童少時。離鄉井。多歷崎嶇。嘗厄矣。卒自脫。今治第長安中。鐘鼎會賓客。身及子俱有官階。充然豐且樂。顧念所生。縣縣嶺海間。一水一邱。咸存諸慨想。而況族黨親故之聲。欬其側乎。宜君之厚於鄉人。宜鄉人之愛君。而誦義無窮也。然所言人人殊。或謂君沈敏多智數。能決策集務。故人多委仗焉。或謂君設然諾。取與名砥行質。以此取信當世。或謂君好施與。無德色。急人如不及。所謂士窮窘而得命。賢豪間者也。予聞而未有以定之。及與荔江同舉進士。乃因以識君。荔江君之羣從也。榜下相訪。敍世次。握手泫然。已而若平生歡。予因感其事。知君之厚於本根。非世之慕聲華爲豪舉者比。而益歎人之稱君者。未足以盡君也。京洛廣大。無所不容。奔走形勢。宗彊比周之徒。固不足道。卽人所稱賢者。飾冠劍。汎舍宇。會食選伎。彈箏酒歌。爭趨之如鶩。或緩急餽遺。僅若簞豆。而沾沾德色。不可嚮邇。而諸君子或肯降心以從。嘻。此曩者游俠所羞。況敢望汝南足跡哉。予觀關君抑然有以自下。傾身接士大夫歡。與人言若恐傷之。慕長者如恐不見。蓋庶幾鄭君之風。龍門之所稱許也。月某日。君年登五十。吾鄉之在輦下者。羣謀壽君。而介荔江問序於予。予卽以平日所得於君者。

質言以應。自愧不文。然竊有慨乎其中。欲附於太史公傳游俠之義也云爾。

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

冀君耐庵。以雍正乙巳十月廿有五日。年登六十。同官諸大夫。爲之移供帳。選殺載酒。稱觥以祝。南北名雋。皆與在席。觴酌流行。竹肉競作。主賓歡愜。樂一闋。有援觶而起者曰。昔人介觴。必有遐辭。吾輩其可以已。然耐庵名德。徵實已奢。無煩頌祝爲也。諸君子各以所見爲言可乎。或曰。耐庵硜硜言不逆心。行不違己。樞機之發。自我非世。世人尙同。隨時桔槔。耐庵笑之。曷爲其勞。此古之遺直也。或曰。凡今之人。各適其適。一軀之餘。妻子而已。孰如冀公。身之不恤。汲汲孜孜。心人之腹。急難釋紛。雖或負之。泊然忘之。匪忘其人。實忘其我。忘我者仁。或曰。萬物芸芸。皆出於機。巧伺捷鬪。無往無之。喜怒嘖笑。有爲而爲。坦坦耐庵。行無所事。人售其欺。彼自欺耳。我虞度之。欺則在我。是用方行。無所疑阻。同覆共載。獨君俯仰。寬然有餘。是曰忘機。忘機者古之真人。於是各引一觴。置耐庵之前。合辭言曰。旨哉之言。直生之德。仁壽之物也。忘機而入於真。庶幾與天爲徒乎。耐庵謝不敢。座有張生者。方外士也。常醉而少醒。酒中言人事。輒奇中。踪迹超忽靡常。人目爲狂生。於是擢三觴而醕之曰。至真無名。可名乃非真也。以爲公直。我烏知其不以爲許也。以爲公仁。我烏知其不以爲愚也。以爲公忘機。我烏知其不以爲黯黜也。且其接物也似簡。其遇事也似疎。其言也似訥。其於人無競也似怯。其以官爲寄。以利爲戲也似不恭。是常與我游乎。方之外。而名其德於方之內。不亦過乎。山林歟。廊廟歟。使我熙熙而樂歟。揄袂長歌而去。追之莫及。諸大夫乃促席合坐。

洗盞更酌。同年生文安陳儀進曰。今日之會。不可以無詩。耐庵之賢。固非世所恆有。乃其夫人魏。亦異人也。博極墳籍。詩追二謝。畫入逸品。嘗與耐庵窮天地之始。返性命之情。持論每不相下。是月朔三日。年亦六十。今之稱雙壽者。獨以年齊牽連及之。今乃各據其勝。詩不可與常格等。諸君皆曰。善。於是擘箋分韻。得古律如干首。儀不能屬和。爰綴次坐中語而爲之序。

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

昔孔子嘗言德以中庸爲至。而歎民之鮮能。識者於此。可以徵世變矣。蓋忠孝節義。民之恆性。持而循之。如日用飲食。初無非常絕特之事。不幸而際其窮。然後激烈奮發。以求自遂。而驚世駭俗之行出焉。此如水石相激。霆擊雷怒。漩濤懸瀑。觀者以爲奇絕。而豈水之得已哉。衰周之季。民生狹隘。忠孝節義之人。出乎其間。所以自遂其性者。亦猶江流抵於滄瀨。奮其力與石爭。遂成天下之奇觀。而不知其出於不幸也。此聖人之所深悲。而不欲以之爲教也。後之論人者。不察此義。好言奇節。庸則已焉。嗚乎。必欲驅天下忠孝節義之行。盡出於奇。是必欲其盡出於不幸也。是誠何心。至於閨閣之賢。以順爲正。無非無儀。詩人著之。或不幸而以節顯。又不幸而以烈顯。朝廷旌其門。志乘傳其事。用以慰荼苦之心。而示其厲俗之意云爾。非謂安常履順中無賢者也。而論者概置勿道。何哉。雞鳴之詩。弋鴈飲酒。雜佩贈賓。不過士女相與警戒之言。日用飲食之事耳。而風人歌之。聖人著之於經。以教來世。予嘗誦其辭。繹其義。悠然想見乎其人。雖雖肅肅。穆穆棣棣。關雎芣苢之風。猶有存焉。故論女德者。宜以此爲則。苟當吾世而有其人。必爲聖人